

春天来了,天高湖阔,水面波光粼粼。

成群的鸟儿一会在天空翱翔,一会凫在水上。

鹭鸶却是例外,如独行侠站在对岸土阜上,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湖面。一会儿,鹭鸶抖动双翅,扑棱棱向湖心冲去。它悬在空中,轻轻扇动翅膀,水面泛起微澜,刹那,它尖锐通红的长喙,箭一般插进水中。呼——,它昂头腾空的瞬间,嘴里已衔了一条足有三、四两重的鳊鱼,鱼儿摇头摆尾不停地挣扎。

到嘴的猎物怎能轻易放弃?说时迟那时快,只见鹭鸶一仰脖子,喉咙有节奏地蠕动了几下,鳊鱼已成了腹中美餐。

鹭鸶与渔人

赵汪苗

鹭鸶打了胜仗,在湖面上得意地盘旋了几圈,示威般腾起双翅飞向对岸,稳健地落在芦苇丛中。

渔人见状大惊失色,“促寿鬼,又来了,看我不弄死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大炮仗,嘴上取下纸烟,点燃引子,“砰”,一缕青烟射向芦苇丛。

鹭鸶不紧不慢,在芦苇丛中跃身而起,悠悠飞过湖面落在岸上。

“吓唬谁呢,我是吓大的吗?”鹭鸶在岸上踱着方步,睥睨着渔人,“来

都来了,肚子还没饱呢。”

渔人更恼火,“你一来,每次要吃掉好几斤鱼,我的损失太大了。”他再次掏出炮仗,“啪”,一缕青烟在湖面上缭绕。

也许见过大世面,也许对渔人的雕虫小技领教惯了,鹭鸶仍不为所动,继续踱着方步。

“为啥我不能捕鱼,这湖汉本就是我们的领地,你们人类据为己有,真是岂有此理!”

鹭鸶似乎懒得搭理渔人,继续在湖面上空盘旋,一会跃上高空,一会直插水面,耐心地观察鱼群潜伏的深度,伺机而动。机会终于来临,白花花的鱼群频频出现在它的眼前,它夹住双翅,闪电一样,一个猛子扎进湖中,哗啦——,鱼群四处逃窜,水面波涛涌动。

“嘿嘿,这次收获不小。”鹭鸶衔着两条鳊鱼露出水面,展开厚实的双翅,腾空而起,飞向空中。

这次它没着急吞食猎物,只继续衔着,在渔人头顶昂首绕了两圈,才向远处飞去。春天来了,出生不久的孩子们,还在等着妈妈回去喂食呢!

远处,一队南来的大雁正排成“人”字形,嗷嗷欢叫着飞向北方……



小城故事(水粉画) 盛英澍 作

砍柴的岁月

李传韬

农历大年初一,我们一大家到山里姐姐家相聚。姐姐用柴火灶烧一大桌好菜招待我们,看见姐姐坐在灶前添柴的神情,我的思绪回到了砍柴的岁月。

砍柴的岁月从小学到高中。只要不读书,就要砍柴,不管春夏秋冬,酷暑寒冬,砍柴成为我的必修课。读小学时,大多数老师是民办老师,半教书半劳作。冬日,天没亮,老师就喊我们一起上山砍柴,有时,老师叫我跟他一起住校,一起上山砍柴。将柴禾挑回家,老师上课,我听课,往往,听着听着,就趴在课桌上打呼噜,老师不忍心叫醒我。

砍柴很费劲。那时候,家家都要砍柴,柴禾供不应求,我家住在大山里的畈区,附近的山较小,被大家砍得光秃,只有到十几里以外的大山上去砍。弥陀的青竹排、北中的祝家山成了我们砍柴的主战场。

两个姐姐带我砍柴,斫柴、扎裹、捆柴、扞柴、挑柴,样样都要力气和技巧。斫柴不易,挑柴更难,山路崎岖,挑着比自己高的柴禾行走,前挫、后拖,肩膀被压得通红、脱皮,沾上汗水,生痛。如果柴禾没捆紧,路上返工,就费力伤神,一旦松懈,这担柴要花整天时光收拾。

偶尔,父母会抽空到半路上来接我们,给我们带来充饥的红薯,卸下重担,吃着香甜的红薯觉得轻松。

砍柴的经历难忘。砍柴有时会受伤,夏天,烈日炎炎,柴禾繁茂葱郁,水分十足,蜂、蛇、毛虫躲在柴禾茂密处,你若打搅,就遭袭击。冬日,寒风凛冽,但上山砍柴不能穿太多,因为斫柴、负重,身上出汗,一冻一热,少年的肌肤怎经得住这样侵袭,我的手、脚、耳生冻疮长达30多年。

雪落高山,霜打平地。上山时,天有些阴沉,没有下雪的迹象,当我们正准备打捆时,高山雪说下就下,鹅毛大雪,铺天盖地,一会工夫,整个山全白了,羊肠小道,一点影子都找不到。我们急忙收裹,打捆、上肩,虽然柴裹比平时小,但压在肩上很重,脚踩在没踝的雪里,像是灌了铅似的难得挪动。刚踉跄几步,又摔倒在雪地里,几次折腾,我只好弃柴下山,但姐姐坚持挑柴前行。

姐姐忙农活时,由我带弟弟砍柴,弟弟还小,我带他到附近的后山砍柴,山上柴不多,弟弟爬上高高松树砍松枝,因用力过猛,一刀砍到自己的膝盖上,听到哭声,我吓得直哆嗦,跟着哭,伤口好大,血流不止,慌忙中,我用衣服包住伤口,边喊边背弟弟往回赶……

父母对柴禾、烟火有朴素特别的情感。“吃成米,烧腊柴”是那个时代家旺的追求,家里堆放柴禾也特别讲究,在稻场最显眼的地方用木桩架空基础,逐层堆放,整齐而高耸,好像昭示着什么,柴垛就像图腾一样满足父母的内心。

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,山里老家烧饭都用液化气、电器,再没有人上山砍柴,后生们连柴刀、铰口都没见过,青竹排森林茂密,曾经走过的山路早被灌木、藤蔓淹没,青竹排的雪只能落在记忆里。

每当我抚摸手背上月牙形的伤疤时,就想起这些,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印记,痛已不再,感悟犹在。

春天里的对影成双

胡 静

城墙与绿植

老城墙上长出了绿植,紫堇、凤尾蕨、蜈蚣草,这里一丛,那里一簇,碎词一般凌乱,替春天表达着生命的本意。

码得密密实实、几乎垂直的青石墙上,怎么长出了如此柔嫩的植物来?细瞧,这些草芽是从抹了白垩的砖缝钻出的,那么细小的缝隙,只一条线甚至一一点。是草芽撑开了这些缝隙,还是有了缝隙才有了草芽?草芽的种子又从何而来的?

风,撩拨着绿枝扭动着身躯;鸟儿,在城墙头上飞起又飞落,它们在提示着答案。

老城墙的石砖有一股亡魂的气味,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,因为这是遗忘——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。破墙而出的草芽绽放着清新的气味:紫堇已开出了几朵小花,模样像极着一袭粉紫色长裙、包一方绿头巾的乡下妹子,水灵灵,羞答答;凤尾蕨,拖着丰满油亮的绿尾巴;蜈蚣草,钻出毛茸茸的小球,小小的,极可爱。它们,让人心生欢喜,因为这是希望——正鲜活的生命所产生的气息。

站在古城墙前,面对头顶上蓝色的天空,我感到了春天正在与这些城砖搏斗。城砖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,依然散发一阵阵难忘的气息。春天身披新装,带着青草的芬芳,正步入古老的历史。

于是,历史在这个地方天机微坼,风吹雨打花开,照亮一个新世界。

麦苗与芦苇

春风浩荡的大渡口正上演着两场戏。

河岸上,是春的开场戏——少儿歌舞《春之歌》。麦苗穿一身青油油的紧身服,扭着柔嫩的小蛮腰,跟着风的节奏可着劲儿地边舞边唱,嗓门清亮明澈,一派欢天喜地的样子,热切地感染着观众;河水里,上演着冬的压轴戏——《北风吹》,芦苇着一袭洁白的羽衣,银发披纷,裙裾

飞扬。芦苇的歌声有着深邃的力量,你想追踪那力,它化为清风;你想放弃那力,它又在你身边鼓动;你望它一眼,它便像版画一样刻印在你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这样的力应该是世界上最绵长,最刚柔相济的力吧?我问自己。

太阳照下来,麦苗柔嫩的身躯和芦苇的枝枝条条都在光中。麦苗涌现出奋勇的向上的动,芦苇有一种遥远的透明的静。

在蓝蓝的天幕下,清新与沧桑,毫无违和感地交融。麦苗与芦苇倾力演绎着两台戏——刚上台的激情昂扬,将下台的壮怀激烈。

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

云杉与薜荔

云杉像一把戟直插云间。敲敲戟干,犹自带铜声。薜荔一圈圈呈螺旋状缠绵在云杉的枝干上,一直到树顶。春来,云杉还光裸着枯干,显出严肃冷峻的神情,薜荔却已吐出一股子新绿,在空中一片明丽空灵,自有一种清艳的神韵。

人只道,薜荔借助云杉高攀入云。岂知没有缠绕的云杉,缺少了多少情趣,少了多少温柔。所以画家的笔下,云杉总与薜荔相存相依。

有些奇怪,这软绵绵没有骨子的薜荔,何以攀得那么高,且风吹不落,雨打不下,雪压不掉?拽一拽,竟拽不松它,细看,原来薜荔的藤蔓上长出密密的像绣花针一样的根,这些“银针”从云杉的树皮缝紧紧扎进坚硬的木质里。而那些攀着铁栅栏的薜荔就没有那么多的根,根也没有那么尖硬。更奇怪的是,攀了薜荔的云杉,其粗与高并不亚于没有攀附物的云杉。想来,它的根一定在地下扎得更深更广。

云杉与薜荔都如此努力地扎根,定是相互需要着。它们互相陪伴,互相温暖。岁月长长,有一个人在身旁说话总是好的,比如月光下,比如阳光下,比如风雨中,即便不说话,彼此相望着也是安心的。这世间,安心才是最重要的。